標疏

箋註蒙求校本

下

教育
282
8

10055
教科書文庫
1
101
10-1858
2000
302385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下

西白駒箋註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補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宜徐本朝明紅嘯博士論石渠師古云石渠閣名後拜御史大夫爲人溫雅敦厚有節操爲三公直言諫爭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云安城南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云死傷犯禁不得入廟門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云曉解也言不解之辭者也

標題蒙求校本 卷之下

三卷之內

佐竹蜜

京都大學 教 53545 圖書

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遷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郭惲字君章汝南平舆人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惲至長安上書言大怒收繫獄會赦得出後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吏近臣尊令自告狂病不聽所言惲乃瞋目罵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通乃出惲通蒼梧建武中為上東城門候（按漢百官志城門校尉比二千石掌雒陽城門十一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補之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惲扣關不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無百官志當作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槃樂也）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遂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再遷長沙太守（惲再遷長沙太守）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篇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錄囚徒有冤滯與之更情）久繫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半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謝承後漢書）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使匠造車）而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扇門也）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所識而問之賀曰庭若人邪即辟任王用善書給事尚書（謝古文尚書中給事）積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以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云識記也）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安世三篋）

（安世卜式傳註文彭城靖王明帝子）

（安世乃武帝上書六十二篋）

（文第四年書問東分陰所在蓋郊祀之書）

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昭帝立爲右將軍光禄勳赴富平侯事武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爲太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爲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

弋綈黑繒也

師古云弋黑也綈厚繒也

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霍光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

師古云擊刺也

而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訾爲郎

師古云訾與資通以財多得爲郎

事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卓王孫分與財物爲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爲郎拜君長

西南夷

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爲內臣妾請吏入南夷拜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至郡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

師古云蜀人以爲寵榮也

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喟嘆自以得彼女尚長卿晚

師古云尚相如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

冉駹斯榆皆西南夷國名

邊關益廣

師古云關廣也

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後漢傳當朔武帝二年作年十八邊爲博士弟子復

遂也傳奏也謂遂出關更以爲繻不復之關略以字裂而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

武帝興兵伐匈奴遣諸出關關吏以繻與之繻帛也書帛

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

繻其人

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

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師古曰纓繩也繫系說其王欲令入朝云言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因自殺交趾郡縣皆平為九郡以嘉子為侯嘉弟為將軍嘉弟樂為將軍將軍將卒擊嘉嘉乃與其麾下四人乘夜亡入漢軍漢軍遂進擊之遂滅南越國為九郡以嘉子為侯嘉弟為將軍嘉弟樂為將軍將卒擊嘉嘉乃與其麾下四人乘夜亡入漢軍漢軍遂進擊之遂滅南越國為九郡

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孫晨藁席　原憲桑樞

孫晨字子夜東海人為郡功曹主簿時郡中有大事晨輒以經義斷之太守敬重之後為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京兆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臥朝收

東西京北各一丈編蓬為戶二室以蒲為牖或曰牖之圓如蒲口蒲蒲草名也桑樞桑樞戶樞也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環周也堵垣也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屈桑為戶樞而瓮牖二室牖夫書各室

褐以為塞褐麻衣也塞牖也

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匡正也弦鼓琴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中紺色表白車中容甚佳昇憲憲子冠緌

上林賦華蓋仰干雲蜺注華蓋車上蓋也蜺霓也

履蹻蹻以草為履蹻蹻也

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慙色逡巡猶退也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珩

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決贖人臣妾子諸侯者贖以財物贖易也皆取金於府魯君之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子貢出人金贖之不取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不取府金身之廉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勸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伏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注云簿記也詔賜群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

上國新中國

苦慕十

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說苑曰曾子不入朱邑之鄉名盜泉此臟穢之實誠不敢飲帝歎曰清乎尚書仲尼不飲

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爲魯相以愛利爲化人多斂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以寬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季札挂劍　徐穉置芻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懸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

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爲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

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注云穉以爲食已有此妻負笈遊學

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遣弟容追及

共言稼穡之事臨訣謂容曰爲我謝林宗大志將顯并

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注云顯仕雖繁也以前及時衰敗栖栖皇皇也

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

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詩小雅白駒篇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　申屠蠡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嫪倜儻大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太子洗馬洗馬解見于馬安四至往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孟子金聲而玉振之也此以樂喻金鐘播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數見王弼字輔嗣振之也此以樂喻金鐘播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顧十九年何晉也王輔也振收也伏注併見晉書伏注併見晉書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顧正始中有竹林七賢遺風也何平叔若遭故輒謂為中朝江表江東也禮之微禮通家之故風是不及也其至於此不亦宜乎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寇其非在我不始指王弼時七賢故終身不見喜慍色玠以敦豪與不群好居物上恐非其本文沒交涉何等任玄絕倒傾倒注玠倒注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彼此文沒交涉何等任玄絕倒傾倒注玠倒注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彼忠臣求向建鄴玠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會卒神伏也此後王平年二時謂被看殺東晉元帝即位于建鄴故稱京師

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邁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師

會智若聚上卷三才志何足以躁累還安北將軍為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玄言雅兵反安帝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濯濯新出水也柳嘗命道子刻之見幾而作者理于事機之會蓋蛇足

神無懼容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裏一寸而似有水蟻必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岐嶷猶言穎異也岐音祺嶷音擬注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冲應罪數而爲冲徵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群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爲母事之事木像如生蘭婦誤以火燒母面燒之說戲應時變落如割蘭妻得知報說死曰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他日前日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十二國史瑜作俞

雜篇上亦前日孫摯經管中之物故摯之曰伯符有天下之志算不遂而沒可惜矣其意謂諸人欲相我亦猶是伯符志不遂耳或曰可戰我者特伯符一人而志業不遂可惜故此見其也

陳遵豪爽　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爽清快也曾陳遵字孟孫道住西岸都下諸人共繫之而方簡傲有天下之志算不遂而沒可惜矣其意謂至下者陳遵言理諸人欲其言打陳陳以如意拄頰望鵝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車橫子擊下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懼而去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田子方傳見中卷孔伋孤袍注

日記故事云雜篇如前

陳定再出 都亭 在谷陽

平心 謂無私子好書 物機人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詣主遷之

後漢陳定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竟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更白欲禁酒者有酒者定曰酒以求直禁之理將何中平無訟者去官吏人絕思之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定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漸染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定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念遺絹二匹貞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

刖 斷 麻而那之者數百人非識之碑

文韓先生

家海內起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蓋

廬里 地名 蕃 蔽解見上卷左十九 葉宣宣 猶通 疏

公鍾 鎮叶

原處鄉名 管仲 相君 臘 馬名 名 相 存故編管仲為後第三戊字義是中卷四十七葉或是 管仲七世孫 管仲 遂 通 遂刻期 疏 參傳 注 蕃 神名 譯字 亡

龐儉鑿井　陰方祀竈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遂富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曰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 雅則婦當作妻而夫配婦曰婦則妻亦得通稱 母聞乃問之奴曰姓艾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有赤誌如半棗大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 光烈皇后兄 光烈皇后 武之后 陰 鹿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祀管仲七世孫 管仲 自 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 遂 通 遂 陰大夫因氏焉 遂刻期疏 參傳 注 蕃 神名 譯字 亡 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

邦杀黃衣被髮者其名呼之可除凶惡

因以祀之自是秦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焉

列傳十賞譽

賞充爲司空中興三十九年治宮室作開陽門見賞充爲人美容儀有才能而性嫉妒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女午壽賓發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青瑣內門也刻爲連瑣文制如蕊充博陽見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寢媵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所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中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以貴之惟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騫覺聞其芳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妻司空之密愛

列傳

晉書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哀靖哀帝皇后少嫌老婢之編爲冠幘見視者加以贈帽不爲靴所以易遮蔽故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齒少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媼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終司徒長史

勾踐投醪　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子發楚將也軍絕糧士卒升分粟粒而食之子發朝夕勿勿藜羹食藜食草曰藜羹牛羊食穀曰藜羹大家大破秦將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注灌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一當五也出力也異

母儀傳

勝不過酒也

王戎宋城中為宋元帝所殺見上卷二十諸葛圍宋城中為宋元帝所殺見上卷二十

日有齎一囊糗糒者糗糒乾飯也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足踰嗟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升分殺粥子獨芻豢深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為吳將時晉平南將軍羊祜鎮南夏石城以西盡為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懷初附吳人悅服降者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遣醫往視藥毒來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華元子反事見十五年公羊傳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我境內民皆戍也彼境內民皆如此若何不累信乎祜聞之嘆曰陸抗有將帥之才矣

虞喜喜著無佛論於祜祜為喜著彰彼之也彼為無佛論於彼無佛也

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抗終大司馬荊州牧

孔愉放龜 張顯隨鶴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字偉康丁潭世康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出為丞相掾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永嘉五年洛陽陷琅邪王睿等奉表之漢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錯侯壬寅經檄四方江州刺史華軼不從其命奮遣兵討之而愉遂放之於此者遂佩焉

愉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博物志張顯為梁相新雨後有烏如山龜飛翔近地市人擊之墮地其烏脫地以石擊之民爭取之即為一圓石顯令擊破之得一金印石中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顯字智伯常山人漢靈

齊王芳見世系
管宣數見

帝時爲太尉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外胡開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克任也言年雖老體能心志強壯也書喻木鐸書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鑒猶鐘鼓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猶犯夜行禁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卿祿費家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始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撫北狄所過皆圖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服羊皮眼布

帔宋字帔數見上此加註限相異張敏袁敏不載數見上一卷四十一卷五十卷

自給山資轉餉給失歲資升曰給不空張敏司徒曾恭饋粮悉基馳姑上卷四十一卷

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注云武帝元鼎三年徙系谷關於新安拾橡實以自資給年九十六卒舊本恂作詢誤也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剽字亦數見上卷無註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群盜剽劫也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武帝上拜縱爲中郎遷長安令直如字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豪桀氏之屬漢此時豪擊二百餘人其黨亦八人桐棍者亦二百餘人殺一切捕鞫殺四百餘人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鞫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綰王臧以文學爲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師古云如鷹隼之擊搏毛鳥後以廢格沮事弃市

前漢周陽由 由父趙敬侯遂南王 封周陽侯因氏焉 景帝時為郡守武帝立 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後為河東都尉與守爭權弃市

孟陽擲瓦　賈氏如皐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 閑嫻也 博學有文章父收為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鑴之於劍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 容貌甚醜惡 每入 蜀國空虛敏因公行 其人 委鳥雖以委蛇俗語 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委頓謂極困也 左氏傳曰叔向適 適往也 饋 饋送也 叔向 叔向 賢從使之收器者而往 杜注云隨使令之 饋 饋組豆著而往 欲觀叔向 素聞叔向 叔向 立於堂下一言

而善 善猶相親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饋明也 素聞其賢下就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 杜注云賈大夫 惡 惡聞 因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 御之準澤也 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 言不可以無之 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顏回簞瓢　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 明於天博物善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龔竺一收資　桓景登高

蜀志龔竺字子仲東海朐人 朐 仕先主累遷安漢將軍

常居沈憲農食僅養所選言宅地 終身以下高士傳 原不載宜刪

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求寄載（求寄載於竺竹象東東行可數里婦翻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燒東海糜竺家盛君見載敬以相語竺因私請之（請免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選家遠出資物日中而火大發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雞犬牛羊代人）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雷煥佩劍　呂虔佩刀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

（列傳六張華傳）斗牛紫氣分野

（長度數于十七卷續齊諧記）

（婦人寄囊）

張華右所二十（張華星東西宿緯星南北動移考爲緯象也）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問豫章雷煥妙達緯象（緯象天文屋象也）乃要煥宿屏人共語天文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即署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繫徒言所自佩之劍於墓光後世定而後會逢其家不知耳札挂劍往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報煥（報以三緘書答稱時無人息他人有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于將軍邪御之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于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投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繞有文章法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

三國志下

王覽文學上卷二十二裝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 老萊子孔子弟子 隱曰老萊子楚人 又老萊雅 年行下脫闕字 詳說引劉向孫蘭云女曰嬰男曰兒

涙驚沸於是失劍

魏志呂虔字子恪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伯賢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親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為三公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覽後實世多賢才與於江左

老萊斑衣　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 小夷也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 荊蘭當作斑斕牛獸也 或為織斑衣非是 為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處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斑爛之衣 斑爛色出列

道家之學術 變黃叫

女傳今文無載

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是時未冠故云 官至尚書令魏郡太守陶淵明曰孝子傳 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特加異賜

王祥守柰　蔡順分椹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冊柰結實見下前柰果名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

王覽文學注併見

生一曰蓋 鯉魚入蘇孝感動於天所致 世說作家有一李樹

仕數遷太僕音武　黔舞太保

萬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垂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帝時拜太保

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匿冢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差車馬後舉孝廉不就不就遷墳墓舊注云王莽末天下大亂順拾椹赤黑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黑者甘赤者酸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高帝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王莽　安

弋獵而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篇內書二十篇今淮南子是也外書不傳又有中篇八卷亦不傳言神仙黃白之術黃白丹砂為金銀之術時武帝好鞌之以安屬為諸父師古云安於天子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云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過帝孫宮車一日晏駕王尚誰立者王喜心以為上無太子丁有寵姬俊並專恣治及戰具公孫弘疑其有大謀

哀帝時為大將軍武帝時為大將軍

初安入朝使為離騷傳師古云傳讀解說之如毛詩傳曰受詔日食時上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後謀反自殺

晉書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總通作煖短小無張口吃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閫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秘書郎及賦成

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班固兩都賦衡二京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妃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張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諸祠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欲爲此賦聞思作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鄙人鄙俗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瓿耳及思賦出機數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傾釀　孝伯痛飲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康帝時爲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常每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作酒曰釀家釀所自釀酒言其能溫克也克勝也言雖醉猶能溫克是也舊本惔作恢誤

世說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無事庶事於無爲而無事矣

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斬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

灰以止淫水。葬生於水故續聚其灰以止淫水。淫水地水也。蒼天補四極正篤水。

涸冀州平。殺蟲死。類民生。殺蟲死。類民生。蟲謂蚩尤。類民。黎民。

方術 既濟事見中卷四十四葉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舍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長房以爲縊死。遂葬之。長房立其像而長房遂入深山從仙翁入深山。辟虎中留。便獨處。長房不恐。又曰。於空室。以杖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日齧長房。亦不能。翁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生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葛陂名。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龜也。水潛。龜。蛟。龍其所藏。少死。不能之。後長房乃驅策鬼神。杖化爲龍。遂能醫療衆疾。鄉邑以爲神。能役使鬼物。千里。蓋在目前。故之。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顯曰。能役使鬼物。能殺鬼物。千里。蓋在目前。故之。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此其事也。

李珪上首　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蔡陽。陳群。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林琰從弟。少無名望。雖姻族猶輕之。琰常曰。大器晚成。大器。大器。終必遠至。遠至。高遠也。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曰。孫琰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三公之才也。後歲至。鼎輔。鼎。鼎三公也。鼎三足。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爲中大

[illegible]

大後坐法抵罪棄獄吏田甲辱宏國宏國曰死灰獨不復
然乎甲曰然則殺之師古云言灰滅無復燃使使者年內更還
師古曰使者[illegible]
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誠而宗
[illegible]
甲內相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洛乎言不足平善[illegible]爲人
[illegible]
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云舍止也言可取則取止則止而出於忠
[illegible]
卑食嗜財利然方推樂皆廉士翼於已者七亦以此稱之
唯天子以爲國器師古云臣下皆樂重之天子以爲國器國器謂國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敬何曾之子何曾食萬四十一錢

年二十餘率何劭爲其傳曰弼字輔嗣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未冠往造焉徽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爲吏部尚書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晏奇弼數曰所不足王云弼胡甚能此言必無遺一會恐非本色

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舊云神伏出世說無載未見古本世說

晉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高爽有識量奕清快也少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山濤嵇康太康中爲尚書有重名朝臣皆出其下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阿曲隅也當時早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分千分之什半先祿大夫魏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亂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爲業鳳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當之曰曝麥於庭今風雨雜時大暴卒而風揚竿偏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爲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乃詐患寡嫂訟田自載後舉直言到公車公車解見于羊祜注辭疾注許病隱身漁釣

孟嘉落帽　庾凱隨幘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爲征西桓溫參軍桓溫桓溫將軍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重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隨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

人口寡者以分分之多者以斗多之

遷民之等 按客不作而閑之謂方言墨翟

於軍之佐吏故著戎服

此觀高遠

嘉楚樊之孫

其舉止嘉良久如厠溫令取堅之命孫盛作文嘲嘉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肉歌答曰漸近使之然漸近自然也聲不恢物出乎喉故為自然出乎口是近自然也

晉書庾數字子嵩潁川鄢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輿劉輿所機所惟數維心事久無迹可會之成罪曰機惟數維心事久無迹可

間間隙也吉無隙之可乘也後以其性儉吝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焉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數數頷然已醉情隨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其慎因曰不可少小人之處度君子之心

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　浸華名坼

舊注引論語陰嬉讖曰陰嬉讖緯書名庚子之旦金板刻書刻文字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其文禽與擒通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之旦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龍逢與紂同姓王殺我必見禽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弘曠初未知名著鷦鷯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默識不言而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名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

忠臣輔彌縫補闕雖當關主虞后之朝虞后謂賈后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臨省華之婿舍及中書監之廳數有妖怪少子遐以中名星坼勸華遜位坼裂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候天命率之以忠正為之特

司空舍中右廳中台光芒開坼如分為二星特接特

趙王倫孫秀等篡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一介之善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 活燮 扁鵲起號

漢大 或作生 燮三國時 異人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侯官人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頭搖指之搖指動動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復半日能起坐遂往奉逕廬山下居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為種一株杏數年有十萬餘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便齧死家人知送杏還人知其偷杏乃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穀聚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居民間僅百年乃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知扁鵲非常人索隱云此桑君神人也出其懷中藥予之飲本傳云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後人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問曰其病死然乃云吾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厲書也石也砭石以針以取外三陽五會正義云三陽鍼少陽女陽陽明五會讀百會會會聽會會會聽會會會

飲隱中藥且得禁方能自皮外見五臟癥結其診脈為名病特以為名耳其實不待診脈

陳藏器池陽谷在手外部謂之外三陽臣能生之問曰其病死然乃云吾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厲書也石也砭石以針以取外三陽五會正義云三陽鍼少陽女陽陽明五會讀百會會會聽會會會聽會會會取其血卒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腦下子豹扁鵲之弟子也齊與劑通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減之齊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初扁鵲見太子曰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帶下婦人之疾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也由扁鵲法史扁鵲傳索隱曰耳目之方素不聞與續肌膚隱云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寇恂借一何武去思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

等謂馬援故四面合守轉運給足軍粮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即遣使之不可復拜潁川大守入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帝謂曰潁川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曰潁川盜賊多輕而難禁事蔓故枉殺衆聞耳南陽必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矣帝當光烈帝也恂拜執銳前驅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恂竟不為郡太守行大將軍事大僕蘇茂等聚衆不軌攻圍郡守百姓遮道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川太守故曰復借寇君因士大夫言也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春與俸通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書無傳案宋不載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大司空為人仁厚好進士樂稱人善樂也為楚內史厚兩龔在市郡厚而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之若文法嚴之之人皆略實因史厚兩龔在市郡厚而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刑形古通史記一世本紀韓非子同有孤憤五蠹說難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此皆韓非子篇名也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後漢梁鴻受業大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歸鄉里

中卷十一葉孟光

藥叙注併見自

執家業其高節

大學歸鄉里

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名孟光字

隱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誦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

自決孟京出關過

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北芒山名

北芒帝嚳葬

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崔嵬高大貌

高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

遼遼廣也

肅宗聞而非之以爲非詩人之意也

求鴻不得乃易姓

名易姓運期名言廣大也

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無

廡屋也

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

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

舍之於家鴻晝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蔡琰辨琴　王粲覆棊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舊注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絕一絃以問之（注云邕以爲偶得之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上見于左傳襄十九年下見于襄十九年）以此推之何不知也

魏志王粲累年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粲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棊爲覆之圍棊者不信以枰蓋局帛三幅曰枰）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强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思覃思亦不能加（覃徐思也）

略口粲既才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爲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闇筆不能指手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河伯河神也常歲歲收百姓斂錢百萬用其二十萬爲河伯娶婦其餘錢三老廷掾與祝巫共分持歸）俗語不爲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河伯更求好女使更率掖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何久不還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投音豆）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向

謝玄既是輕市數也

正義云、鬱筆、兩人名、象鬱頭惟眼也、鬱折、謂曲折腰

鬱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其狀事也。若皆罷去。若故也。吏民大驚怒。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多權略。舊注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食。注云、糴、糴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郡人採求。不知紀極。注云、紀、紀也。珠漸徙於交阯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是嘗到官。革

光武帝

易前弊。求民病利。注云、人之所病、利者之事、本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更民攀車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鄰縣上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後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轉遷江夏太守。先是嶠路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反風、止風也。火、火也。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訥、遲鈍也。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

此篇當在言語之末 謝下

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天象 定者曰經 動者曰緯 士之就學者三千餘人。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李江夜遇盜。本傳曰夜於道遇盜 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以被韜面。畫工無由見之。後隱遯。遂浮海潛竄。伏賣卜給食。遂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嚴厲。肱感凱風之孝。邯鄲淳曲風序天淵之為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焉 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不入房室蓋孝慈之後事 以慰母心。凱風之七子自責以成其孝志此其所以成也

列傳 六十

李學先上卷四十三葉 不將自世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 則先君孔子云云之觀君語告於禮所言甚不苟是知君早慧 坐中以告賓客 先君孔子云云之觀君所言甚不苟是知君早慧 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棄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高明指鄭相孟 偉器指孟嘗 孟嘗 孟嘗

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草官至光祿大夫

吳錄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吳主孫休時其父亮爲尚書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障其坐（蓋特之也）舊注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誤作隲

趙倫瘤怪　梁孝牛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諮事中宮（中宮即太后賈后）大爲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懷太子（名遹宣帝子）遂廢賈后爲庶人倫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矯詐也）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已已于秀）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列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

倫用孫皇帝（孫惠帝子金鄉）賄賂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即帝位以秀爲侍中（侍中之冠鄉侯金鄉侯）時人謠曰貂不足狗尾續（以狗尾續貂尾貂蟬冠也）

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蓋車（蓋車蓋也）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錄囚也）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屈如故並失所在（失人所在）

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惠帝復位賜死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注云栗太子栗姬故稱栗太子）太后心欲以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

（王國等起兵討倫梁興文正）

（景帝孝王之兄栗太子景帝之子實太后爲景帝及孝王之母袁盎郎坐上書三十篇）

列傳三十 王根 梁傳 附 列傳四十六

王莽傳之誤作正 爲是 驄青白色止史叶

關說於帝。通志累氏編姓纂公之後子孫有宇伯夏資曰漢家法王侯宜爲民故又作變關止也說去聲止之圍道立子王怨益隙使人刺殺之上由此怨望於王益疏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王惡之病甍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者也今王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于上也不死時財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贊曰怙親亡厭牛禍告罰。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或云政質作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牾宦官七年不調在御史七年不調獻帝時爲光祿勳。

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編學問能

列傳十九

王陽囊衣四十九 黃

史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官久在閭巷上召尊爲郡令新則本則蕩除明薦今補復其橋稍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乘繩古元切乘車也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徼止也盧居陵上史民數千人爭叩頭願止尊尊終不肯乃自把轡安及水盛漂壞史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泛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云云

中不害商鞅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刑名解是手錯手張恢注以文

學爲太常掌故掌故主故事史錯爲人峭直刻深師古云峭謂峻極孝文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時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云支郡本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故七國得其故地則兵罷而俱罷上默然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云顧念也大逆無道當要斬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錯曰諸侯為逆數年矣鄉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使積削之長策不使積削之東王膠川王濟南王楚王趙王吳王傳燕獨有記吳王傳燕獨有之有字點然下有良久二字桑相也桑相國實行市漢書之註誤

前漢趙禹鄒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李廣成蹊生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紀法不乘告緡故史記作史傳相緣用法益巧益密自此始爲人廉直史記作史傳相緣用法益巧益密自此始史持法覆則倍文辭巧詆則以文法巧詆見知人則倍文辭巧詆則以文法巧詆見知人也讀與詆同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

亦刻漢書之文誤

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云以此意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爲廷尉以壽卒

亮遺巾幗　備失匕箸

晉書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當帝司馬懿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遠來久持則銳兵挫銳故利在速戰命帝之帝亦指懿下同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巾幗婦人首飾也遺之者辱其無丈夫之志也挑也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矣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食少亮如其言如帝所計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

亮三出出斜谷墨兩祭

辛毗引孫上書三十五紙

大抵當本邦三四令

靈帝中平元年鉅鹿張角舉兵共軍三十六萬者著黃巾

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焉虎已死遇食而饑出宣王即宣帝姜維令儀及旗鳴鼓若將自宣王者王乃退以爲虎之計遂走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出人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入劍谷葛逵叶

先主既出靖王孝景帝之子孝惠前三年為中山王至曹孫國除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童童盛貌或謂當出貴人涿人李定之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令聚五彩羽爲幢曰羽葆傳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以客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韓詩國志云子瞻正當曹操獨因瞻操曰瞻人云此當風烈必興良有以也

阮籍爲步兵校尉事見六十著籍傳而人江東步兵遂號焉江東步兵步兵阮籍

隱逸傳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稱爲江東步兵既入洛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陶侃酒限六十一著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賴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

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秫粱粟宜釀酒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秫粳也稻之不黏者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秫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拳拳恭謹也即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嘗生業過酒則飲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羲皇伏羲也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琴節曰徽所以表發指抑之處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閤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魏武曰魏武謂太子也嘗與元城令吳質書其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

沈書長篇樂文選其首云五月二十

八日丕白卒車輒消馬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妙精微也彈棊間設終以博奕博棊名高談娛心哀絲順耳哀絲絲琴清也馬馳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質宰李重齊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免歸使使奴還報上以為不能後復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待詔解見于黃霸及殊法金馬門名稍遷至丞相封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云婁屢也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閤者小門也東面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

不合上意故免不能召見是元光五年事弘年七十客說甚辯解

發首篇推第一

以劇友據史官變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云在脫粟而已不精鑿也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師古曰言長者所忘事也揚仲舒事元中卷二十一其性意忘諸當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楚元置醴　陳蕃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師古云長母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穆生白生皆魯國人申公即作魯詩者浮丘伯荀卿門人秦時儒生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為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鉏我於市師古云鉏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云忽怠也忘道之

師古云猶今之役召使以鎮撫邊耳諫不聽胥靡之曾如云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王補縣暴二人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後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為功曹性方峻不接賓客蕃性方峻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為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中官宦也

徐穉既見五葉中官指曹節等事略見上卷四十三葉元禮樓櫓碑

後漢書張騫傳末贊李廣利事不絕其奇起李廣利傳故與他傳文例不同無行取恭絳并三十九載者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貳師城大宛中城名故號貳師將軍取恭絳并注

本傳今史于曰似度河北黃金度霸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為功曹令史光武者數十人稱稱引去中恭四十二

廣利泉涌　王霸水合

曰潁川從我者皆述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笑馮異大樹注傳見阻水即轉信曰恭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事詳見于下恭絳并注

起光武在薊邱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騎來之意光武史嫌白河水流澌無舟不可濟澌水解而流也令霸往視霸恐驚懼後漢史之言再令霸往視故曰候騎來言論

泉從且前隕水欲隕墜於水拒澌於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亦合此天之瑞

孔融再出　鍾繇

二字據本傳作博涉多聞　協和同也

孔融坐滿　鄭崇門雜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誤覽為北海相時袁曹方盛注云袁紹撫而融無所協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注云兗也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為少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注云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不言以為己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構成其罪遂見殺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雖

（注）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華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案諫太后 見前）從弟商崇諫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昌佞諂害崇奏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曰（樓護貴客雜志之表市人叫）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坊主上（師古云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云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　周鎮漏船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并蜀郡太守又爲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注云今屬奴縣名）

（附校 名實生名實本政治不飾則陷於生 故岐 支丁 支柱也又度也計也 計數名樂顯 石）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寒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注云捲猶掌握也謂掌王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蜀川太守）

舊注引世說云周鎮罷臨川泊青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暴雨船漏小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胡威事見寸本世說）即啓用之今本無載（見于古本世說）

郭伋竹馬　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有志行王莽時爲并州牧建武中復爲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迎道

路所過問民疾苦聽求者德雅俊哉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注云杖以杖之杖之杖名有）始到行部到西河美稷（注云美稷縣名）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侯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侯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侯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行部畢還侯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有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爲大尉帝頗好學篤每引見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聒代（注云被加也酒所加也）帝問太尉醉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但重貴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大笑欲試寬令起伺當朝曾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汙朝服

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許史侯盛　韋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爲霍光夫人顯所害崩（顯欲其小女使女嬰淳于衍毒殺之）及元帝爲太子廼封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其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薨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史良娣太子有妾有良娣孺子妾妾凡三等）生男進號史皇孫（進號古云進者皇孫之名之名者武帝未巫蠱事起巫蠱事見于丙吉牛丞相傳）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爲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

史記卷百中卷三

業 賢父子既見中卷二十三業傳經之傳讀為附 匡衡鑿壁上卷四業

軍用左將軍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皆為丞相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為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上尊酒也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韋謂韋賢也父子至宰相故題曰相矣

大傳曰格米一斗為上壽 哀帝時改丞相為大司徒

雍伯種玉　黃尋飛錢

死乃封菉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用左將軍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皆為丞相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為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

雍伯種玉　黃尋飛錢

雍水與米十相別之名不名有餘數則不通稱雍 汲 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路與車共之口義 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出懷中石子一升與之云種此玉當生其中又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北平徐氏有女徐氏著姓也女名有名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婚公微賤徐氏以為戲故計不可有戲云公至所種石中得玉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今北平王氏即其後也

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圍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餘處亦皆有拾得者富至數千萬尋家富至數千萬 黃檀名江北

三府屬生員第間每府有甲乙科

上卷三十八黃憲疏對日注及雍併見

陳蕃見前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大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一日千里。謝曜。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騎射。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獻帝時。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黃琬等謀共誅之。允性剛毅疾惡。注天機北初懼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滅。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群下不甚附之。及爲卓將李傕所殺。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爲牛醫。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很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汜濫。雖清而易挹。汜。風雅曰。側出泉正出曰。袁閎字夏甫。汝南人。安帝時。爲議郎。不就。黨錮禁解。爲三公。不就。卒。年七十。注

曰還落世載作假也輜重甚屈載資糧什物謂之輜輜車上

洛鄉休輜重使少年掠刼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與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刼邪淵便泣涕投劒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與定交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子魚字將死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牖窗下小戶於戶內大戶於牖下於客位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時恒欲進賢而退不肖及其死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爲

子庚莊王子午也爲司馬

上卿退彌子瑕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杜預曰公子囊公子貞爲亂事未捕就君子謂子囊忠君慮不忘增其名謚君爲共將死不忘衆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病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若以大夫之靈不穀侯王自稱獲保首領以沒於地靈猶言福廕也請爲靈若厲及卒子囊曰君命以共請謚之共楚徙都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子囊欲訖未暇故遺言見意

載封積薪　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注云剛縣名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注云西時蝗界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及去蝗亦頓除及督郵去蝗亦除去一境奇之

汝南潁川西華屬汝南郡

亂而不損曰靈殺不辜曰厲共恭圖數法既過弗善殺曰殺曰聲

擁遠也

虜利見獲

其年大旱封禪議無獲乃橫薪坐其上以自燒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相諸縣因四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赴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大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爲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棄城據城戰將也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靈神其中矜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貫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驅之胡騎敗走遂擁絕澗水匈奴擁絕澗水之處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將軍李廣利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

關號爲謁者典賓客拜衛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同人西城郡會除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敢觸忤故曰今恭之外則蠻夷之暴匈奴如復征無陰下帝然之是復奏恭節云云

拜衛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自挽鐵於井中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爲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鞭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聞龍上書求救時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獨蘇武宜褒爵賞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　馮煖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云六國時衛殤君黯至黯十世世爲卿大夫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爲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陳古云火勢必言屋相近故燒連延而也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矯託也見于前）上賢而釋之後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倨簡傲也）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罷朝視之（孟康曰朝林邊側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史記煖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曰（屬囑同）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無所好也曰客何能曰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左右食以草具（草菜也具饌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鋏鋏也）君聞食之比門下（客有魚肉）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君左右皆疾不知足）君問煖有老母（煖對曰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記錄也）誰能為文收責於薛者（文孟嘗君名責讀曰債債財也）煖署曰能（署書也）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之辭召諸民當債者悉來合券（券以木牘書之刻之為兩取者與其各收其一合以驗之以責賜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君壽也）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列也）所寡有者義耳竊為君市義（猶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後君就國於薛（齊王遷孟嘗君於薛國薛其采地也）民扶老攜幼迎道中君顧謂煖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乃今見之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稱而稱焉

按史記亦作燒券標題折券字見高祖紀李氏失考

此發亦類

晉書何曾字穎考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為司徒武帝踐祚（祚位也踐祚猶言即位也）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以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太官主天子膳食署）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猶言無可食者）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忤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也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為黃門侍郎（仕吳為黃門侍郎）吳平與二陸同入洛號三俊（二陸陸機陸雲）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容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啖之坐者問其故榮曰

二陸入洛見上卷九葉　篡位事見二十七葉

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收之（督率帥將領殺賞者非官名也謂帥將命之也）元帝時終散騎常侍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父嬰為齊相卒文代立封萬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飲食與文等）曾侍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蔽光不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之文相齊湣王湣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於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謚孟嘗君

稚珪蛙鳴　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為南郡太守珪

據庄書作孔珪

君王誤宋孟嘗君孟嘗君乃如魏

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亡八手不躬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几人所坐也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菜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陳蕃庭宇蕪穢人問之答云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不翦草菜使雜也何必效蕃王晏嘗鳴蕃下爲庄館州牧皆有鼓吹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聚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蛙鳴晏有慙色仕至散騎常侍舊本作雉圭

詳說云樂有坐部立部故曰兩部鼓吹樂器晏王弘之孫弘見猶明抱著清尊

及南史周顒字彥倫宋元徽中爲刻令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大學諸生蒸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爲縣令顒初隱鍾山後出爲海盜縣令故知攝此山

孔稚珪過鍾山草堂草堂顒舊宅

作北山移文北山即鍾山也稚珪假山靈之遠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移文其詞有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此形容草堂中之遠居

此草堂

其實稚珪自始自人其以爲懼因山靈之警故詆律鶴以寄警戒也

廉頗負荊　須賈擢髮

史記廉頗爲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居我上且

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藺相如從行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瑟秦王書之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爲一擊缶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王終國以相如爲上卿

賤人無爵位者

吾羞爲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宣徧布也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頗孰與秦王與秦王廉頗

人尚羞之況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頗孰與秦王廉頗曰不若也不若秦王之可畏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吾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爲避匿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

負荊索隱云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為鞭也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當活云要當生死而刎頸無悔也

史記范雎字叔魏人遊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魏相也齊怒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索隱云簀笫之游也用之以裹其屍也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雎告守者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禄夜見秦謁者王稽稽知雎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稽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賈後使秦雎微行夜敝衣步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薦席雎緋衣大車御焉時王稽使于魏緋絳正義曰今之蘇袍雎緋衣大車御焉取綈袍賜之雎取大車駕四馬賈首馬病車軸折以為賈御人乘而歸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張君者乃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權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雎曰汝罪有三耳汝隱我齊罪一也辱我於魏中罪二也更辭而溺雎三矣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絕書　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蜀書蜀託翊說云耶蜀國先賢傳張方賓客人也故曰晉先賢傳以手曰擘張之反曰擘張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如淳云材官之多力能脚蹶張者張之故曰蹶張孝文時稍遷至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鄧通銅山中卷十三葉

時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廉敬也羅朝坐府中点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庫古云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徙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乃釋之

嫁解見上卷毛義去檄著

本傳徵名相曰是吾弄臣君其釋之

淵潛再出

淵明把菊　眞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舉籃舉編以爲之輿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好數愛後延之即延年是時爲安郡守

爲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侯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貧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一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叢中摘菊盈把而坐把握久之望見白衣人至太守王弘送酒也飲醉而歸

晉書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韻標高枝也韻於俗爲標雖簞門陋巷晏如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惔雅善言理簡文作相惔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桓溫嘗問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

劉後再出

簞門柴門

晉穆帝三歲即位元帝子會稽王昱輔政穆帝崩相高朗帝立會稽王昱是爲簡文帝王

就簡文酣後歸也邪守兼武事故稱將

安苦節謂不厭貧

蒙市帽歟見拾遺錄卷中卷五十五葉

第二流耳溫曰第二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舊注云悅夜在簡文座嘆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玄度玄度高士許詢也

褐道士服 直不必剖故

子房取履　釋之結轡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上服虔云楚人也淮陽曰邳師古云下邳縣名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褐毛布也制若爽直隨其履圮下直墮故也謂曰孺子下取履孺幼也良愕然欲毆之師古云愕驚也毆擊也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去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

拾遺也

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曰日要迺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省視也良以為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迺封為留侯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貲為騎郎如淳云漢制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上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願謂釋之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

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轍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裳買產業（注天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注天諸使者車皆朱旣輪四隅赤衡軛旣至京師常爲都講（都講講師見于後漢書關西注）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果乘使者車出門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晉書祖逖字士雅范陽遒人博覽書記談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河元帝以爲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稷穀也傾覆傾危也）

洛陽宮時流民皆於江上望（洛陽宮時流民皆於江上望）

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如子雜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書贈官曰冊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尚書有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注云五家謂尹更始穀梁向周慶丁恭大夏侯建也穀梁見前讀書）自爲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

中卷二十三篇見前侯於外往云勝使負責侯是也勝從父子也侯建也號引負侯　大學長頭說文經身長八尺

二寸廣其頭廣其學技頭　賈逵為大學技頭　性愷悌多智思儆儻有大節　儆作儆同見儆

常樂事不失期旗幟面同各異　依頭注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　左傳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　永平中

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為侍中領騎

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

為通儒　注云後先王之制並當時之事經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

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

遷除洨長　注云洨縣名　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

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

哉　周都洛陽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侔矣侔等也　且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　因秦之

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　師古云府聚也萬物所聚　陛下入關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振天下之亢而

拊其背也　張晏云亢喉也拊擊也　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奉

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

萬時時侵盜邊境敬說上遣長公主妻之冒頓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

妻單于　師古云適讀曰嫡嫡皇后所生　冒奉貢之彼必以為閼氏　師古云閼氏單于妻也

生子必為太子使嗣立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

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　大父祖父祖也

此外祖父也　上欲遣長公主冒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

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　故外庭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

使敬往結和親

扼頸提持

張晏曰奉為號如以其首奉關中號奉春君

史記匈奴傳單于

有太子名冒頓單于解見上奉于

冒頓太子名冒頓

生子必為太子使嗣立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

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

此外祖父也　上欲遣長公主冒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

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　故外庭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

使敬往結和親

蒙恬見前趙奢號馬服君

史記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軍數挑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子趙括耳馬服君子趙括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又聞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爲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切之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計曰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盡坑殺之坑戮氏樂言曰坑殺括其不知加害也非其城主為殺也若其為城四十萬之衆寧束手就之受盡古實決而謂之坑但屬兵家極智後世不傳耳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秦威耀也

簫史鳳臺　宋宗雜寔

王吉再出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屋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妻字弄玉穆公女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雝宮中雝宮秦宮名時有簫聲

幽冥錄晉兖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鷄出長鳴鷄雖愛養甚至常籠著寬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爲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與材能也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還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云一囊之

衣也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市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云不營產業車服鮮明故云爾後漢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恠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注云犀有文彩也吳祐傳吳恢爲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恠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希望其賜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注云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愼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注云季子謂札也

列傳十六 馬援再出

長祐後遷吳郡傳五十四 五嶺始安臨賀桂陽大庾揚陽書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非五嶺若踰也不產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

景帝謂車二乘 摇祐之頭李札見四葉

列傳十四 刷算一本作數 求米六斗 權帷 婦人車飾 蓋衣 史中丞之府 任彥升奏彈文長篇載文選 昔人以下脫案文體況 破車見六十四葉 故人猶且有食我自有之以大驚何其不能折契鍾虡契券也鍾虡鐘 故人之義廷之食解四斗爲鍾十六斗爲庾 而權帷交質左傳鄭交質 一說非故人故人之比 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紳冕衣 整亦薄於經交 宇鎮藏假左傳師耳 新論官即中 宦參軍

寅子名師利 刷算一本作數 婦人車飾 蓋衣 史中丞之府 任彥升奏彈文長篇載文選 昔人以下脫案文體況 破車見六十四葉 故人猶且有食我自有之以大驚何其不能折契鍾虡 故人之義廷之食解四斗爲鍾十六斗爲庾 而權帷交質 一說非故人故人之比 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整亦薄於經交 宇鎮藏假左傳師耳 新論官即中 宦參軍

列傳十四 刷算一本作數 求米六斗 權帷 婦人車飾 蓋衣 史中丞之府 任彥升奏彈文長篇載文選 昔人以下脫案文體況 破車見六十四葉 故人猶且有食我自有之以大驚何其不能折契鍾虡 故人之義廷之食解四斗爲鍾十六斗爲庾 而權帷交質 一說非故人故人之比 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整亦薄於經交 宇鎮藏假左傳師耳 新論官即中 宦參軍

列傳十三 一

劉整交質　五倫十起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爲西陽內史卒其子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就范氏爲婦人車飾蓋衣史中丞之府任彥升奏彈文長篇載文選昔人以下脫案文體況破車見六十四葉故人猶且有食我自有之以大驚何其不能折契鍾虡故人之義廷之食解四斗爲鍾十六斗爲庾 而權帷交質左傳鄭交質 一說非故人故人之比 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紳冕衣 整亦薄於經交 宇鎮藏假左傳師耳 新論官即中 宦參軍 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爲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晉范汪兼九錫青土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整之撫下脫案文體況 破車見六十四葉 故人猶且有食我自有之以大驚何其不能折契鍾虡 故人之義廷之食解四斗爲鍾十六斗爲庾 而權帷交質左傳鄭交質 一說非故人故人之比 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紳冕衣 整亦薄於經交 宇鎮藏假左傳師耳 新論官即中 宦參軍 公孫弘爲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食脫粟飯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 故人猶且有食我自有之以大驚何其不能折契鍾虡 故人之義廷之食解四斗爲鍾十六斗爲庾 而權帷交質左傳鄭交質 一說非故人故人之比 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紳冕衣 整亦薄於經交 宇鎮藏假左傳師耳 新論官即中 宦參軍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 故人猶且有食我自有之以大驚何其不能折契鍾虡 故人之義廷之食解四斗爲鍾十六斗爲庾 而權帷交質左傳鄭交質 一說非故人故人之比 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紳冕衣 整亦薄於經交 宇鎮藏假左傳師耳 新論官即中 宦參軍 臣請免整新除官付廷尉治罪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爲京兆督鑄鏡掾領長

我所聚言政事得失天子御史衛隸說州將尚且不能使之從己所言州將即渴蝎太守延恨之故歸不得舉物謂州將

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未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鄧子侯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試

貢禹見中卷三十二葉

不能定廣馬人鄧不受爲其謂之從事舉授官是私也然如其私而克之故亦終不用其人未傳注懷憎

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舉翅此馬不能忘而亦終不用注云鄧為司空

吾兄子病一夜十起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爲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枹鼓稍稀市無偷盜師古云枹聲鼓也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醉者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拭馬師古云便面所以障面也扇之類也不欲見人故曰便面京曰屏面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

御史盛執轡者使之前驅自拭馬恆如字或換也按孟康曰皆紐扎方言曰紐扎為紐眉編好不可解

東海王見前

撫鞍顧盼有司以奏宣帝問之對曰臣閨閣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後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京師太原郡清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通簡通達簡略也不修威儀東海王越辟爲掾任達不拘礼連綱見于仲容青雲注

丙易

見遇事物輒相不如意曰不餐火室除名不快快介意已卒

坐除名坐家僮賣鯉清歌鼓琴不以貨意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鯉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鯉閑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爲王敦長史嘗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則鯉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丘壑言隱名利而終豫章太守

生死見命？

鮮卑多千百年腰云孟子載陳仲子蜣螂流食之李而後目有見不華云蜣螂汁滴目中則失時蜣螂不幸識所使然

盛彥感蟜　姜詩躍鯉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嚐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怨恨伺彥暫行取蟜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其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曰幽然即開仕吳中書侍郎吳平爲小中正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春順尤篤妻龐盛之女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瞋詩責而遣之大女遣還妻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供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嘗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二母母與鄰母赤眉聚賊經詩里殺至而過曰龔大孝必獨見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村落也永平初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陽令。

竟有皆爲鄰母腦所生之子

赤眉見前兇長樣甲鄰弓之頻

矩武叶印進叶

宗資主諾　成瑨坐贓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爲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撓攝（撓法擊也）各橫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府丞史敏（資任滂晊敏事也）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書諾（宗資南陽人也書署文書也諾許所諾也）南陽太守岑公孝（岑晊字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成瑨弘農人）凡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伯武仲進皆字也（伯武房植字也仲進周福字也）舊本宗誤作宋

伯成辭耕　嚴陵去釣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耕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云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使使聘之辭之再讓復辭固讓使者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太官解見子何曾食萬注）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卧所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北軍解見中卷大十四著辭音賣反）

（相迫解三反後之引入禁內）

董遇三餘　蕭周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相負販相與通財貨也錢穀曰財貨財通財貨也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有生計而不無暇日但當於暇故曰耳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蕭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九列卿位及魏大將軍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群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丰絕易以自守

鄧艾通則成益難或爲貨也錢穀言貨殖之物而字誤今不可考

負販負販物賣也

魏略百遍而義自見是董遇慎言

鄧艾大志中卷八紫七郡合浦蒼梧交趾九眞南海日南上庸

勸出降無虞謂宜可奔南唯周以爲自古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乃上疏諫後主受禪以安蒙賴全國皆賴蜀中不惟兵變而免劍閣

蒙賴周之謀也賴也時時中不惟兵變而免劍閣

遂從周策劉氏無虞蒙賴周之謀也賴也時時中不惟兵變而免劍閣

一邦蒙賴周之謀也賴也時時中不惟兵變而免劍閣

晉文王爲魏相國文王司馬昭也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閭仰天　王凌呼廟

史記秦公子將閭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謀囚於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關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而國安乎乃將閭昆弟三人因於內宮使其舍人奏書曰臣聞古者天子將閭四海之內無虞謂宜可奔南唯周以爲自古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乃上疏諫後主受禪以安蒙賴全國皆賴蜀中不惟兵變而免劍閣

蒙賴周之謀也賴也時時中不惟兵變而免劍閣

遂從周策劉氏無虞蒙賴周之謀也賴也時時中不惟兵變而免劍閣

一邦蒙賴周之謀也賴也時時中不惟兵變而免劍閣

晉文王爲魏相國文王司馬昭也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閭仰天　王凌呼廟

二世使趙高謂曰大臣不服宜令高治之高曰今將不師文而決於武力猶戰者貴之食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兼愛賢不肖相與爭力猶戰者貴之食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兼愛賢不肖相與爭力

蒙恬本紀

賞罰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而國安乎乃將閭昆弟三人因於內宮使其舍人奏書曰臣聞古者天子將閭四海之內無虞謂宜可奔南唯周以爲自古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乃上疏諫後主受禪以安蒙賴全國皆賴蜀中不惟兵變而免劍閣

蒙賴周之謀也賴也時時中不惟兵變而免劍閣

遂從周策劉氏無虞蒙賴周之謀也賴也時時中不惟兵變而免劍閣

一邦蒙賴周之謀也賴也時時中不惟兵變而免劍閣

晉文王爲魏相國文王司馬昭也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云云

嘉平經王芳年號

魏主芳昔憑受顧命，與司馬氏為敵，故司馬氏為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宜王，遂也。

自帥中軍泛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陵，抑司馬氏權。面縛水次曰：面縛，手於後，自縛其面也。凌若有罪，公當前簡呂凌何吳人塞於水邊，因此發兵求討，而其計並興吳、楚之兵，遂同名興人。

簡，略，元，與，并，肯，即，公，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賈逵字，王凌是大魏忠臣，唯願有神知之。至項，地名，仰藥而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逵為祟，遂薨。

二疏散金　陸賈分橐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趙佗，為南越尉，故曰尉佗。

在後，父子並為師傅，叔侄為父子，故曰。朝廷以為榮。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言廣引之殘，也。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許之，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祖，道也。

卿見二，表，次，卿，諸侯。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輒賣金以供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頗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者以壽終。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師古云：魋，椎髻，結髮，椎，直追反。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如箕，故曰箕踞。賈因說

（蜀其切索）佗蹶然起謝賈師古云蹶然驚起貌留與飲數月賜賈奉中裝直千金（孫炎之寶其物貴輕而價重可它送亦千金孫林云非奉中裝入奉奉以奉行故曰奉中裝故曰它送）賈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太中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又改向于處所死家得寶劍後為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飲食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廷謂朝廷名）聲藉甚（藉其聞見于王衡風鑒注）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蜀其切索）

（蜀其切索）

（蜀其切索）

字文若 樂世說 注云趙禹蓋語讀客下亦曰其離捷以防但有數離捷 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讀客 注曰典略曰衡見荀彧彧客但有數耳故可弔喪趙直識 見荀彧客但有數耳故可弔喪趙直識 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讀客 注曰典略曰衡見荀彧

玄、木傳敬叔太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侯芭常從雄居受太玄玄說雄曰今學者云云以儒學術祿位者皇闕叶聲命叶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棘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

魏舒堂堂　周舍鄂鄂

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姊姊子曰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當戎戮之成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雖鉅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皎厲鄉白之為不類人之才遠人不為皎厲正也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能之沙汰簡也擢也舒曰吾即其人也擢被而出擢也帛三幅曰被被也袍衣服帛也被服

晉文帝為魏相國安也皇帝其而出也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曰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領袖解見于李彥領袖注及山濤僕射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為諸府辟辟書既下公卿喪亡卿喪亡公僉號震為殺公掾舒命之竟無患舒命震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年老乞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行馬解見于王覽友善生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本之有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辜簡子曰大夫無辜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羊裘賤狐裘貴諺曰千金裘非狐腋最貴狐腋最貴諺解不聞周舍之鄂鄂正直之言也是以憂也曾本鄂作諤

無鹽如漆　姑射若氷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小髮折腰出胸皮膚如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術嫁不售燬自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爲陳四殆其言曰今大王之君國也內有御婢之悅內有嬖臣宋人不隨春秋四十壯男不交不務農事而務婦事內好而外惡忽於時旦山陵崩殿杜稷不定此殆也漸臺高大臨於大海又興倡樂戲於其上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侏儒在側此四殆也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瑑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舉無鹽爲后而齊國大安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郲子投火　王思怒蠅

左氏傳郲子在門臺有庸上臨廷聞以鼎水沃廷沃灌也郲子望見之怒聞曰曳射姑施焉射姑郲大夫聞命欲殺之郲子有愛射姑辭氣矜出關而下射姑自殺見其不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下意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即郲子謹旋小便廢墮也

魏志王思辭除人領豫州刺史思能更然苛碎無大體邪頗也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嘗敎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蚤蠅不能得選取筆鄉地蹋壞之蹋地也壞毀也

符朗皂白　易牙淄澠

閽守門者薦觀公飲射姑辭氣矜出關而下射姑自殺見其不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也

十壯世尊奏也

鄉鄉名郲郲也

廷庭也

沃灌也

射姑郲大夫聞命欲殺之郲子有愛射姑辭氣矜出關而下射姑自殺見其不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也

謹旋小便也

廢墮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也

綽約柔弱貌處子處女也

[illegible]

晉書符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輝青州刺史
東晉都督州諸軍事及上黨三郡
[illegible]
降晉加貞外散騎侍朗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
得超然高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illegible]
[illegible]
白之類[illegible]
[illegible]
生[illegible]之不必也
遠食也

為戲盛饌[illegible]
[illegible]
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
雞以食之既進則曰此雞樓常半靈檢之皆驢又食鵝肉
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差時人咸以為知味
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易牙齊大夫善聞味
辨淄澠二水但嘗而知之也易牙齊桓公嬖臣善知味者也

周勃織薄　灌嬰販繒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illegible]
[illegible]
以養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服虔云能引弩官也高祖起勃

織薄如今[illegible]
吹簫如[illegible]
[illegible]
引強[illegible]

以中涓從攻戰中涓供宮中以功封絳侯勃為人木彊敦
厚師古曰木彊質朴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勃不好文學每
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責諸生越為
我語其惟魯少文如此如淳曰惟魯質也舊本薄作蓋非

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以中涓從高祖及
項籍敗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於
雜率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潁陰侯文帝時為丞相

馬良白眉　阮籍青眼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
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兄弟五人皆字常故稱五常良眉中
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
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六即六安因相者言殺姓縣以厭當之

楓泰也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爲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閉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厨庖屬也軍營士有善釀者）乃求爲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居母喪）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師古云六縣名）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師古云幾近也）開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師古云有罪輸決驪山而徭作於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群

班須羽李（師古云須羽李三縣名）

蘇項相名不入關布之功常冠諸軍最以前軍發淮王顯爲諸軍王之數未成故直稱名

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引兵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云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爲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歸漢封淮南王（漢四年立布爲淮南王）

益（師古云益曹輩也）衆數千人後以兵屬項羽楚兵常勝功冠諸侯

前漢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棧道閣道也險絕之處帝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故東楚九江帝及項羽以南爲南楚項羽再出）以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還都關還韓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以爲郡吏母好食鱉底焦飯遺在役

鱉金之省屋者

義傳 孟佗 傳附之

東晉安帝元興中桓玄篡位 常帶曩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 母年未 也 後孫恩亂聚得數 斛王雄子輔敏樓 委世子元顯朝政 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 大亂東土荒饉 參之後孫恩民 未知遺存亡 潛遣在後而自作 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 心驚動自海島出 哭母輕然明明

作氣宋高祖劉裕 因討見有功超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尋陽早孤貧爲縣吏孝廉范 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髮 髮編也髮 逵從之 撰投宋極 被褥者如 以爲鮑也 以易酒有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 醉鈍 荊州江陵 殷浩 尉都督荊江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 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必進侃曰年少曾有酒 見上卷五十四蕃 江逸數論生 逸 鄭曾限數 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侃嘗丁母憂 憂解見子 之歲鄭注 鄭辛在 幕下二客來弔儀服鮮異遣人覘之但有雙鶴飛冲天而 儀服鮮異不更而出遣人覘其主處 去 冲上 鶴也

實目蜜叶

楚昭萍實 東晉竹簡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 舟人取之 取之以上楚王王怪問群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 孔子曰此萍實也 萍水 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爲能獲 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 使使者來 以告魯大夫大 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 昔之童謠過陳之野 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酣 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知之

晉書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 徙居因去疎之足 足古作疋 去足 遂改姓焉晳博學多聞少游 國學後爲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

二疏數金五十四 葉疏孫同太歐宇 足旁姓束

[illegible]

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郎竹書題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其文曰[illegible]今流水而已地而祭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洒掃云云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三冬　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云不拘常用方正之士書言得失自衛鞅者以千數師古云衛行鞅也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三冬冬三月也如淳云貪學者之暇冬日乃得學書言三冬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十五學擊劍師古云擊劍通擊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

坪羽少時學書不成曰書足記姓名學劍亦擊劍傳授[illegible]

[illegible]

之教進退士卒之[illegible]亦誦二萬言又常脹[illegible]路之言[illegible]有勇之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師古云古之勇士捷若慶忌師古云吳王子慶忌也射之矢猶疾不能中也廉若鮑叔師古云齊大夫也鮑叔牙封分財自取其少信若尾生師古云古之信士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傳之師古云以過大言今待詔公車師古云公車令屬衛尉是主待詔者也後常侍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諧而已郭舍人優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

此條有公車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劉寵一錢　廉范五袴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慤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皤眉皓髮扶杖而來詣府門曰聖君來乃活我耶寵曰吏人不欺何以知之叟曰今年八月中有白兔群來食麥吏以爲白兔當爲刺史今君無故而來是以知之寵曰吏人不敢欺君但以君年耆德重天下所歸是以遠來相試耳叟曰君年七十餘而自苦如此誠願君少加愛焉寵曰吏人畏我如虎而君獨親之何也叟曰君之於民如父子之親民有小過而父笞子子豈復有怨乎今吏但知嚴而不仁民雖蒙罪而莫之訴譬猶狂夫之遇良醫不自知當死也寵曰善哉吾聞之以來未嘗聞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賚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聖老何自苦數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更發求民間至夜不絕唤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更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大鴻臚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舊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自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祖父蒙王莽時爲隴右都尉光武時隗囂擅關西寇盜蜂起唯蒙堅守不降光武即位徵蒙爲將作大匠蒙子褒爲蜀郡太守蒙遣范隨褒之官褒卒范年十餘歸葬喪畢欲還蜀郡而關路已斷聞成都民物豐殖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鑽火而已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免歸

氾毓字孤　郁鑒吐甫

晉書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晉州歷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常有兄弟之子友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

晉書郁鑒字道繇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好玄理吟詩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爲太尉初值永嘉後遂在鄉里甚窮餒辯人以鑒名德備其飯之時見子邁外甥

周翼並以幼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非有親若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奇警於是繩杜食盡以飯遺之翼兩頰遂腫以與一兒後並得存翼時奇同郡邁至護軍翼刺縣令鑒甍翼並撫育之恩解職居喪三年

荀弟輔酷 嚴母歸墓

晉書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兗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辯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傷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從母之子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汝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扣頭請救不聽頗曰華嶠頗華嶠嚴厲為人號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頗必伏斬臨之常之果有法華法嚴殺人法嚴不敢復言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其仗法如此後領青州刺史多謂參伍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伯斬戮流血成川號曰屠伯吉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相與也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甚於虎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推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也法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云鄭玄為那衆謂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絕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冬月傳屬囚會論府上師古云總集郡府而始殺流血數里河南號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師古云奏報行決也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閒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師古云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曰行矣

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云言掃其墳墓也遂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師古云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號云萬石

洪喬擲水　陳泰挂璧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直如此

魏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群之子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吏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贄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　荀粲惑溺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清潔絕倫俸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蹈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洪範云高明柔克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舊本述誤作術

荀粲傳曰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傅嗣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嗣曰婦人才色亦茂為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

世說注荀粲別傳曰粲字奇首早亡注例異

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亦可謂之勝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世說曰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溺篇世說惑溺篇

宗女愈謹　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安也問問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姑曰可以去矣夫婦為姑蘇兄之妻也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為分者也婚娶有醮禮父醮子而迎其妻妻子醮而行合卺皆醮也皆但酌而無醮者也醮又云一醮之醮好身不改吾姑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之遂不聽姑曰天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貞者專為善敬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一

不亦宜乎婦人夫死不再嫁為貞貞者專為善敬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一事姑養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謹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者女也號藏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穆伯季悼文伯之母聞達於禮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歜文伯之名大夫卿主管績慣于季孫之怒季孫康子也位尊而為大家故慣于其怒敕穆伯敕子之父祖父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敕母敕主敕敬之辭也敬姜對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僮僮蒙不達也而況也邪古已居官而未聞道昔聖王處民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制也績功也辟罪也又出魯語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逸嘗謁宋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

義慶定沙著王第三子文帝之弟名世說

宋文帝愚甚

太祖為蒙問空時以琳為屬官記之官頭風與頭痛俱愈則國者必重頭痛此與其質言二月三日書與問書與

大王照物然曰物然滅氣色變敗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是皆蘊智能碌碌與燕雀相麗乎在凡庶中也於是奏請義慶賞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避免者也

嘗賦擬古詩六十五篇詩書篇韓摩不通文選照作略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翕然起貌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出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翩言出於

浩浩萬古　不可備甄

李子言自史記至晉宋子史向千卷況搜神列異搜神搜神記列異錄怪記浩浩雜書浩浩言雜書錄雜難可時復見錄日古人窮一經明猶辭皓首哉二字矣其意矣此甄擇恐難全備也甄擇也

芟煩摭華　爾曹勉旃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水於莊子徒欲強記洽聞終恐昏惑齒齒落所以芟除繁冗採摭精華冗剩也如冗官冗兵冗費之冗摭拾也莫

本文轉音之字加半圈者未遑校訂然有訛誤者其字訓則間有可觀正覺者察諸

佐二本端識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下

爾曹披尋儻獲微益也

附官職考略

○縣尉 大縣兩尉小縣一人掌巡捕盜賊及檢覆之事○武騎常侍 常侍從格猛獸○佐著作郎 著作郎見上卷○安北將軍 平北鎮北征北等時立名東西南北皆同○刺佐 刺史之佐○安漢將軍 蓋先主所置○東閣祭酒 祭酒見上卷○秘書郎 圖書○軍諮祭酒 諮議參軍之上有○字衡 周公爲冢宰伊尹爲衡主掌衡故以之稱主掌○東曹掾 見上卷二十九○督軍 郡守督官將察郡中○振威將軍 與下奮威將軍同○貳師將軍 始于李廣利○軍正 同軍司馬○尚書僕射 爲僕射督課射騎一人○戊己校尉 漢元帝始置焉甲乙丙丁庚辛壬癸有正位土居中兼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居西域之中樞諸戎○主爵都尉 掌列侯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國子博士 掌以五經教子弟國有大學頭○奮威將軍 漢武帝始以之爲疑事不問對○中軍參軍 中軍將軍之參軍○小中正 陳勝爲楚王以朱房爲中正而不言職事而漢無聞○太史 既出上藝掌天文興廢災祥陰陽頭○太子少傅 春宮官○員外郎 見序○中涓 師古曰居中而涓潔如淳曰主通書謁出入者○出兵校尉 漢時掌上林苑門也○將作大匠 掌宗廟路寢宮室陵園修理大夫掘部助之

○國侍郎（諸王國侍郎，賈相威，後通傳教令，大國四人，小國二人）○軍謀祭酒（軍謀祭酒同）

周　太師　周少師　秦　太尉（司馬）（漢改大）

三　太傅　三少傅　三　丞相（漢改名相國又改大司徒漢改為大司空）

公　太保　孤少保　公　御史大夫

後漢三公　太傅（上公）　太尉　司徒　司空

晉　太師　太尉　大司馬

八　太傅　司徒　大將軍

公　太保　司空

三省　尚書省　中書省　門下省（貴門侍中）

東涯氏曰。三省共後漢以來近侍之官。初以宦者任之。晉後用士人。其權漸盛。終秉政柄。大抵光武懲西京三公專權之弊。初置尚書三公失職。魏置中書。而尚書見疎。東晉以來。侍中專權。而中書之職分

同　明和四丁亥歲（白駒義詩）　原刻

同　寛政四壬子歲　再刻

同　天保三壬辰歲（佐木向陽標號）　三刻

同　安政五戊午歲　四刻

九書堂蒙求略書目

蒙求（原本）　箋注蒙求

同　詳說（宇都宮先生著）　補注蒙求（大字細字小字）

同　頭書　同　新校正（大典禪師著）

同　音注　同　無點（大字細字）

同　音釋　同　翼

諸書物類賣買所
杉本玉淵堂
皇都書林
三條通寺町西入
吉野屋甚助版

蒙求理諧抄
同　國字解　洪園先生解
同　圖會
同　二編
同　三編
續蒙求
岡白駒先生著述略目
詩經毛傳補義
補注孔子家語
孟子解
助字譯通
左傳鑑

蒙求爵位考
同　官職考
新刻蒙求　南部先生著
同　國字弁　東山先生著
同　片カナ付
蒙求和歌抄
開口新語
小說精言
同　碎言
同　商言
史記鑑